

男人的愚蠢

叶廷滨

有的男人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就天生聪慧,证据之一,就是爱把“蠢婆娘”、“蠢妇人”之类的话挂在嘴上。挂在嘴上,还不是骂人,是用来表示自己的宽容,自己的大度,自己的不一般见识。其实,这个世界许多地方确实是“男人的世界”,因此,这个世界多一半的愚蠢其实就是男人的愚蠢,包括我自己,这一点很重要,因为知道了这一点,才能写这样一篇短文。

分量,也是一种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!写陋室铭。虽然女权主义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,除了女皇都是男帝,除了女总统都是男总统,但毕竟当总统当总理的男人少,不说总统,就是省长、市长、县长、科长的位子总数,比起觉得自己是块材料的男人来说,实在是比买彩票中奖的机会都少。于是男人的世界必然是得意的少失意的多。古代有个李白,天才啊,但没有被重用,于是一腔热血化作墨迹,一瓶又一瓶美酒醉成诗句,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李白一生蹉跎,但因祸得名,名扬天下。这个头一开,有本事的也叫,没本事的也嚷,都以笔下能得身后名,个个都在写自己的陋室铭,牢骚大盛而才华浅,白白浪费了一堆纸墨,自己活得累,让别人也跟着烦:“哎呀,老兄有完没完!”

捞水月中。男人大多心怀天下,换句话说,一般对过自己的日子不上心,总是关心别人的事情,关心窗外的风景,关心身后的功名。关心别人的事情是蹲在马路边下棋的“作料”,扯闲话是男人一大本事,80岁老翁与妙龄少女成婚会引出老公鸡涨价的联想,布什下台、奥巴马上台说起来好像他在安排。最没谱的是身后有功,写了几篇文章几句诗就有了“让三百年以后的读者珍藏”的理想,还刚退休就想到将来会有多少人给我送花圈?追悼会谁来念悼词?评价是“优秀”还是“杰出”?没没影子的事情弄得魂不守舍,血压上去了,血脂上去了,

地“窝里斗”,把自己变成一只红眼鬼子,这是男人最常见的愚蠢!世上男人风光的多了,有人当总统,有人当总裁,而且多是男人当,他没当上,也不生气,为什么身边这个小科长,小处长,让别人当上了,他就如鲠在喉,血压和血糖一起升高呢?就因为他自认这个小科长、处长的位子是自己的窝边草!所以男人头号愚蠢就是把鼠目寸光看到的利益当成“窝边草”继而无休止的“窝里斗”,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,因鸡肋而误了好年华。做大师梦。其实男人开始不是做这个梦。小小孩童做游戏,没有说:我是大师!如果那个五岁小儿,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师,一定是吃错了药了。小说游戏,说出的是男人们想说的真话:我是皇帝!(没有民主思想啊!)我是大将军!(尚武精神啊!)我是大官!(有理想啊!)只是长大了,将军真是当上了,不嚷不叫,一出门穿军服,谁知道那是将军,暗自得意就是了。真运气好当上大官,出门有秘书,开车有司机,派头十足,口口声声还在说“人民”“群众”“百姓”,谦虚好呀,谦虚还会“进步”。将军没有当上,大官没有做成,心里实在觉得自己是棵不平凡的葱,这种人招摇过市,自称大师或请人称自己大师,说大师话,做大师状,不管别人怎么想,自己称出自己有



白云山风光(国画) 刘发魁

书犹药也

李承志

希望健康长寿是人之常情。有人注意起居饮食,有人花着钱买健康进补品,有人利用现代科学早诊早治。我却特别喜欢读书治病。这是西汉学者刘向的发明,他说“书犹药也”。读书可以治病,可以健身,可以提高精神生活品位。书是精神旺盛的营养品(莎士比亚语),读书能滋补身心。经常接受新观念新知识,心目中充实着新追求,生活如源头活水,情趣盎然,身强体健,活动倍增,因为书的润泽是肉体和精神的最佳卫生法,是诸多神乎其神的保健品无法比拟的。书是精神向上的净化

法城堡

刘文泽

法城堡,古地名,相当于现今的镇或乡,坐落于新密市城区西南3公里处,原密县治所。隋炀帝大业十二年,密县因洧水暴涨由东南15公里大隗镇迁到这里,至今约1400年历史。县城迁入法城堡只数年,这里就已成为一座壮观的城市,周长3.5公里,城门4座,城墙高2.5丈。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,法城堡前为土城,万历三十七年后为砖城,明清各代均有续修。抗日战争期间因城墙底部多处被挖成防空洞使砖城报废,日本鬼子投降后改为土城。新中国成立后,东、南两面城墙被平掉,分别被置以楼房,密登公路;西、北两面城



海的诱惑(水彩画) 钱洪兵

唐伯虎没有点秋香

王吴军

明朝的江南才子唐伯虎,诗、书、画称为“三绝”,名声很大。因为唐伯虎刻过一方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印章,再加上明清时期的小说、戏曲和弹词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他三笑点秋香的故事,后人就认为唐伯虎不仅才华横溢,而且是一个搞女人的高手。其实,并非如此,历史上真正点秋香的并不是唐伯虎,而是另有其人。说起来,历史上的确有“三笑点秋香”的事情,但是,点秋香的却不是唐伯虎。民间流传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是张冠李戴,这是有人想借唐伯虎的名气传播这个事情,就把别人的事加在了唐伯虎的头上。清朝学者俞樾的《茶香室丛钞》中记载了点秋香的

烩面馆

李培俊

女人来时,小饭馆还有个位子,只是那位子有点靠里,离操作间近些,封闭严实,却免不了时有油味逸出。女人不坐,抱着狗,站在东亮旁边,睫毛扑扑闪闪的,看着东亮。东亮明白她的意思,她想让东亮把靠窗的位子让出来。东亮没理她,把脸扭开,去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以及街对面那家理发店旋转上升的蓝白条纹。女人终于说话了,慢条斯理,温文尔雅,还对东亮微笑了那么一下,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她说,小伙子,咱俩换个位置怎么样?东亮反问她,说得也十分温文尔雅,也笑着。不过东亮笑时牙齿不怎么白,东亮吸烟,而且是劣质烟。劣质烟渍牙,东亮的牙有点黄。他说,能给我个理由吗?女人仍然笑着,仍然慢条斯理,她拍拍怀里的狗,说,它怕油烟。东亮再次笑了,说,谁不怕油烟?女人不急不恼,就那么站在东亮旁边,低头抚弄着狗毛,一下一下,抚着,理着。她说,小伙子,咱们这样好不好,你把位置换了,你今天的单我买,除烩面外,再送你两瓶啤酒,两样小菜。

小城文人

吴海中 著

老王老虎捂着嘴笑,伸筷子夹了一条手撕狗肉,在盐碟子里蜻蜓点了一下水,放在嘴里细嚼慢咽起来,做派就是故弄玄虚。老谈着急,追问她。“是谁你倒是说出来呀。”老王老虎仍然不说,又去夹狗肉,又吃,慢条斯理起来。老沈也急,可老沈不便追问,老沈说:“说出来吧,别吊沈局长胃口。”老王老虎这才说:“谈宁,我们家谈宁几年前就离婚了,人长得漂亮,虽然比你沈局长小个十多岁,可我看合适。”老谈有些意外,他想不到老王老虎说的人选会是谈宁。老谈有些担心,他是这么想的,如果没有跟富鱼的关系,凭谈宁的相貌沈局长指定会看中的,可是,县城屁股大个地方,谈宁和富鱼之间那点事儿几乎全县人民都知道,沈局长不可能不知道。老谈说:“这合适吗?”老王老虎说:“有什么不合适的,合适。”老谈眼睛盯着沈局长,想从沈局长的脸上找到沈局长的态度。沈局长自己抿了一口酒,没说话。老何跟着起哄,也说说合适。老何说:“岂止是合适,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”让老谈想不到的是,沈局长根本不知道谈宁的情况似的。沈局长说:“谈宁是谁?”老何说:“谈宁的老妹子,咱县的一朵花,当年远嫁他乡的时候,咱县城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百爪挠心呢;老妹子命运不好,几年前就离婚了,回来之后工作关系落在了文联。”老何又说,“我敢断定,你沈局长指定一见倾心。”老王老虎这工夫就把电话打到了谈宁那儿:“宁宁,你过来一趟,在政府街这边,狗肉馆。”谈宁在电话里说:“天这么黑了,我不出去了。”老王老虎的口气不容置疑:“你立即出来。”谈宁又说:“我刚从沈阳回来,有些累,真不想出来了。”老王老虎几乎是在给谈宁下命令:“你必须得来,刻不容缓地来。”放下电话,老王老虎说:“马上就来。”老何就笑,老何说:“看见了吧沈局长,她还是当初那样,总是雷厉风行的。”

《神木》

胡南

两个谋财害命的人——唐朝阳和宋金明,在路上搭识老实巴实的打工者,骗其同行去某矿打工,对矿长谎称和被骗者是亲戚,而后就在黑暗的矿井下面把被骗者杀害,用人命来向矿长索要赔钱,在这样谋杀了打工者元清平之后,他们又搭识了少年元凤鸣,而元凤鸣就是元清平的儿子,结果打算杀害元凤鸣的两个人,却起了内讧,死在了矿井下面,元凤鸣得以逃脱……小说的叙事非常紧凑,一环扣一环,悬念和伏笔打得很牢固,而且不动声色,对话和细节的处理都十分真实而精确,读来自有一种画面感,好像真的看见两个谋财害命的恶魔一步步走向害人害己的深渊。小说着重于表现在那个黑暗的矿井下面所进行的人性拷问,暗暗在一个传统伦理道德和惩戒力量双双缺失失去的黑洞里,把底层社会的挣扎、欲望、罪恶。

连载

沈局长让老王老虎搞得有些措手不及,说这样不好吧?老谈也怪老王老虎办事潦草,老谈要跟老王老虎说啥的样子,让老王老虎一眼瞪回去了。老何说:“有啥不好的,都不是外人,成了算跟老妹子有缘,不成她还是咱老妹子。”听老何这么一说,沈局长不再推脱,接着,他就说起了老婆死后这一年的难处,白天在外头忙,晚上回去屋里连个人都没有,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……谈宁来了,谈宁想不到她会进入这样一个圈套。老王老虎给她介绍说,这是何书记记的沈局长,谈宁对老何和老沈礼貌地点了点头,说我认识何书记和沈局长,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两位领导。说完,挨着老王老虎坐下。老王老虎说:“叫啥领导,他们俩都是我同学,往后就叫哥。”谈宁笑着,叫了何哥沈哥。谈宁来了之后,酒桌上的气氛很快蒸腾起来,谈宁不喝酒,老王老虎非让她喝,推脱不过,多少还是喝了点儿。其他几个人都喝得不少,尤其是沈局长,心情超好,一杯一杯喝下去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杯。从狗肉馆散出来的时候,连同老王老虎在内,他们几个都有些醉,谈宁虽然没有醉,可从来不屑酒的她,让酒的味道搞得有些头晕。老何和老沈都走了,老王老虎问谈宁:“这个沈局长怎么样?”谈宁说:“挺好的,要是留上胡子,有点儿像某某某。”说完,谈宁一招手喊来一辆脚踏车,走了,把老谈和老王老虎夫妻俩留在了半路上。十五 第二天他去李桥找李清,一路上富鱼一句话没说。早晨起来,富鱼和江大佑把省里来的两个老师带到了县委门口,然后江大佑就进了县委大楼,他是去找书记要车。富鱼想不到省里来的老师会把老谈喊来,他们没跟富鱼征求意见,直接就给老谈打电话,老谈接了电话比一匹豹子的速度还快,眨眼间就到了。这个时候的富鱼想顾不上,他不乐意跟老谈坐在一起,本质上跟这种人共戴天,坐在一个车里就更难受。